不敢見此兒慘情形。二者彼時有一種迷信在腦子裡裝着。都說如目睹行刑。將來行文作字。[illegible]

[illegible]偽東宮。偽西宮。偽九門提督。等等七八名重要罪犯。全都殺盡。下餘還有六十多名從犯。人數過多。那承差劊子手江四。當時心中着了慌。自想兩把刀，四五個行刑劊子手。焉能殺得了六十多人。誠恐一時力氣透不到。當的一刀。砍不下人頭來。若要舉刀再砍。犯人家屬在旁。必定

實事小說

庚子遇難記

二十一

徐璧玲編著　小小日報刊

發冤。那一來豈不出了麻煩。（按前清社會間。有一種俗傳。說是犯法應該殺罪。只受一刀之苦，如一刀殺不死、或砍不下頭來。犯人的家屬。可以當場喊冤。此說是否真確。無從證實。不過人人皆知有此一種流傳之謠言耳。）何況此時已到兩點半鐘。若按着手續，一個一個殺。簡直這半天的工夫殺不完。那末殺不完。還能帶着燈殺嗎。種種困難。想到一起。遂將刑部桑先生請過去一商量。叫他去請示監斬官榮老爺。可否請大師兄幫忙行刑。改爲四人一排。推過來四個。一齊殺。然後一齊搭過去。就這樣計算。還得十六七排呢。桑先生也願意早早完事。好早早去休息。聽了江四的主意。一口應承。遂說就是這樣辦。不必回官啦。復又低低說道。這位官。是頭一次派差。簡直說。他恨不能還就完才好呢。江四一聽。心裡有了主心骨啦。趕緊轉身向在場的大師兄們一路請安。口稱列位在齊位。今天實在辦不過來。請諸位師兄們。幫忙兒吧。那些應刧而生的一般兒徒。正想要玩一玩劊子手的票。今見江四過來請安求助。可稱是正合心意。遂一齊答應道。行行行。我們准能幫你這個忙兒。劊子手江四一聽。如釋重負。趕緊告知了夥計徒弟等人。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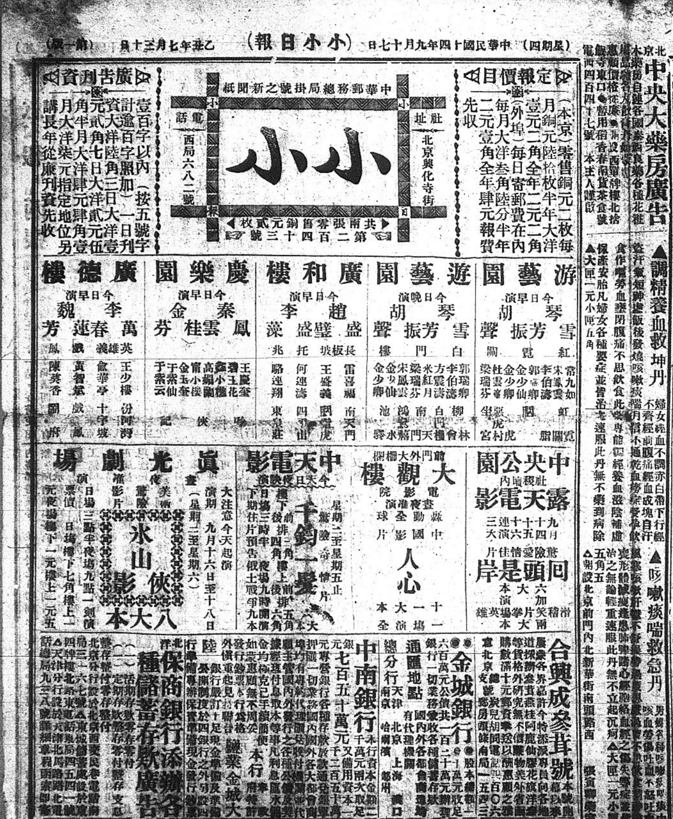
組字插畫

鑰匙

[illegible]二字組成。二日止。首仲贈。次仲三十函內錄名。請將（小小印花壹剪下。附入猜函內。無者無效。專送不收。函投東四五條胡同一百十四號穆壽軒收。

插畫宣佈

九月十一日第二百三十七號本報插畫荷亭清趣係（小小日報大有可觀）八字組成首仲者曹樹楨鹿榮齊王啟賢谷贈小說一套贈品由郵已按址寄上次中各位尊名列下劉靜泉姚五叔郎李金德蔭源秦王世榮柴鶴卿王成祥高有泰林木童子淑華女士孟昭鑾鄒占鳳石惠如楊煥章謝志夫陳仰之郭殿林石俊秀章適市國林軒陳棟臣王明德尹澤林友士李國華和豐隆李仲三王雅齋萬豐泰陳蔭庭田文林尚有二百餘封不及備載總祈原諒　李廣謝啟



中華郵務總局掛號之新聞紙

小小日報

社址　北京興化寺街

電話　西局六八二號

共兩張零售銅元貳枚

第二百四十三號

定報價目

（本京）零售銅元二枚每月銅元陸拾枚半年大洋壹元二角全年二元二角（外埠）每日寄郵費在內每月大洋叁角陸分半年二元壹角全年肆元報費先收

廣告刊資

壹百字以內（按五號字計逾百字照加）一日刊資大洋陸角三日大洋壹元貳角七日大洋貳元伍角半月大洋肆元肆角壹月大洋柒元指定地位另講長年從廉刊資先收

注意本報每日兩張

緊要新聞

滬上謠言又盛

十六日上海電。邢士廉删（十五日）兩次電楊宇霆。請即南下就職。以息謠言。十六日上海電。連日謠言盛傳孫傳芳派員赶裝杭松間軍用電話。並在閘北扣車十五輛備用。松江嘉興硤石楓涇一帶富翁紛紛攜眷運箱來滬

盧永祥在府之談話

盧永祥於昨日午後五時謁見段執政。作長時間談之話。茲聞。盧氏昨日入府後。並在府晚餐。陪席者。有梁鴻志吳光新張樹元等員。盧氏在席間。向執政所表示者。如下（一）蘇皖宣撫使缺。請明令裁撤。（二）陸軍總長一席。關係重要。決非病軀所能担任。（三）東南大局。苟能相見以誠。決不至發生意外。但本人決不願負此調解之責。（四）病體未愈。醫士辭囑節勞。故在京避免一切無謂酬應。日內返津靜養。雨亭一再相約。俟病體稍爲健全。或於節後勉往瀋陽一行云云。但執政以陸長一席決計推重嘉帥担任。再三相挽。盧意漸爲活動、允爲考後慮。再爲陳覆。

使團今日開會

外交團決定滬案司法調查後。對於全部條件中即可開議之部分。日來頗有定期開議之傳說。據外交方面消息。外交團定於今日上午十一時。在荷使館開會。繼續討論滬案開議問題。有無結果。殊難逆覩也。

楊宇霆十八日離奉

屢傳楊宇霆離奉赴蘇之消息。駐京奉軍辦公處 尚未接到離奉之電告。茲據東方社報告。楊氏於明日（十八日）始能離奉。特將原電照錄於下。東方社奉天十六日電云。楊宇霆決十八日啟程赴蘇就任。預定在蘇留一月半回奉。

社會新聞

國慶馮軍請段執政閱操

本年十月十日爲中華民國十四年度之國慶紀念日。段執政除準備舉行。提燈大會 及演戲以示和民同樂外茲更開西北督辦馮玉祥爲舉行祝賀國慶起見。特預定於是日訓令駐紮京畿之一帶軍隊集南苑。舉行大閱操、是日並擬恭請段執政陸軍吳總長。及其他各部總長校閱。同時邀請京中各法團代表。各國公使。參觀。馮督辦已決定派京畿警衛總司令鹿鍾麟爲總指揮、具參加之軍隊爲西北南三苑駐紮之馮軍。內中分步騎砲輜重工程追擊砲無線電訂等隊 爲使之軍隊紀律之嚴明 精神之整齊。操法之純熟。爲我國軍隊中所罕有。想屆期舉行操演時，各界人士必紛相視閱爲快。現警衛總司令鹿鍾麟已飭令南苑駐紮之軍隊整理操場。籌備一切事宜云。

派員陪祭忠烈

陸軍部吳光新總長以陰曆十月十日。爲追祭有功民國文武忠烈之期。現奉段執政令。通告各機關。應於是日各薦派官員一員。前往先農壇陪祭除令內務部籌備外。並定於是日卯刻上祭。所有執事各官。應于寅刻齊集。其承祭各官均寅正齊集云。電

工巡捐局新派局長

京都市工巡捐局。現改爲京都市內外城市政政局。日昨督辦朱深特派彥[illegible]爲正局長。蒲子雅徐顯曾爲副局長。現彥氏等均已到局視事云。電

軍警餉有期發放

京師軍警餉九月份。現又衍期多日。茲據財政部人云。現正積極籌措。下星期四或可發放。至臨時有無變化。則未可知云。

阜城門外殺妻案

阜城門外月壇東夾道。住戶房姓洗衣房。本是夫妻二人作工。前早八時許。房得林不知何故。毆打伊妻。竟致招了許多行人圍觀。移時其妻白氏滿頭鮮血。由內跑出。其夫房得林手持菜刀。隨後追出。照定白氏肩頭。又是一刀。白氏即時倒地。昏迷不語。行人上前攔住。將房得林之菜刀奪過。將房提獲。後查看房白氏。鼻青臉腫。頭破血出。肩頭刀傷一處。入內極深。血流如注。遂用衣服代爲包裹。搭送阜城門內馬市橋中央醫院調治。並將凶手房得林帶往西郊警察一分署。由李署長訊問行凶原委、據房云。伊妻懶惰性成、夫妻時常口角。因氣欲將其砍死等語。訊畢拘押。俟驗看房白氏之活傷後。再爲辦處云。日

查禁張宗昌小說

山東督辦駐京辦事處 昨日函警察廳、略謂近來京中發現一種小說。內中皆係揑造張督辦之紀載。肆口污衊。實屬不合法紀。懇祈飭令各區警士一體嚴行訪緝編輯之人。及發行地點。以憑究辦。茲聞警察廳昨已令行各區署。飭令巡官長警設法偵緝務獲。以爲侮辱國家官吏者儆戒云。比

優待車票將貼照片

電車公司因售於各機關職員期票。時有非機關之人輪流使用者。殊與優待之意不符。現擬下期冬季起。所有期票均貼本員照片一張。以備屆時查對云。天△記者按電車公司。所售之季票向貼本人之照片。其形式一如上海租界管理娼妓當局所發之營淫業執照。眞可謂惡作劇也。惟機關中之參陸兩部執政府警廳等機關之優待七扣票則可免此。今則又將補貼矣。記者以爲電車公司欲整頓營業應先由落票價。增車輛入手。否則有增固無幾也。

葦塘內之命案

朝陽門外糧食市迤東葦塘內。於日昨午時。忽有行路鄉民某甲。驚慌失措。跑至附近警察派出所內。向該所巡警報告。略謂伊由城內歸家。欲穿行該處葦塘。猛見葦塘深處有一老婦。倒臥泥水中。伊初意該婦係適才栽倒者。乃向前扶救。比及臨近查視。詎該婦已被淹斃。故此來處報告等語。該段長警聞信後。即令某甲導引至葦塘內。果見一類似鄉民之老婦。倒臥於泥水中。業已淹斃。復查該婦屍

體情形 約計被淹斃已有數日之久。因此該段巡長。除另派巡警看守外。並即至本管警察署呈報。以便相驗。具

二十年破鏡重圓

西直門大街住戶。田尚勤。年二十許。本京人。家道小康。原以經商爲業。娶張氏。兩情諧洽。魚水甚歡。田某尚有叔父嬸母 均同居。恒爲之料理家政。故田外出營業 無內顧慮。某歲。田飽攜資本。遠道南下。欲覓奇貨。藉謀大利。不意行至山東歷城。遽患重疾。一病數月。財用爲盡。迨病愈。因資本喪失。羞返故里。而囊底錢空。作客亦復不易。幸遇昔日同行故友。憐其苦難。暫假若干。遂留該地作小販營業十數年來。頗有蓄積。乃收拾什物返京。方田之留歷城也。消息沉沉。生死莫曉。其家以財源斷絕。日就貧困。而其叔復喪心昧理。私自吞沒。數年後。生活大窘。幾乎不支。田妻原頗賢淑。未曾有怨言。但望夫心切。惟時以淚洗面而已。乃其叔終日鬼祟 誘張氏曰。吾姪千里營商。十年無信 非遭搶殺。即係病亡。此青年獨守。誤却韶華。且復無子女。前途何堪。守節固佳。然于人道。似爲不合。于吾心尤不忍。汝如有意改嫁。吾當諒汝苦衷。樂于成全。張氏堅持苦守。不願改適。其叔仍百方縱誘。始而善勸。終而強迫。張氏萬不得已。遂下車求去。熟意所事非人。乃一狂蕩之徒趙某。數載後。家道大敗。遂央人託將張氏鬻賣。藉得資財自養。張氏亦無可如何。聽之而已。詎知事竟湊巧。田某歸京後。探知其妻已經改嫁數載。其叔亦已遠颺。於是賃居於西直門外之西關。固一燈孤冷。急思續娶。以伴寂寥。厚託媒妁。代爲說合。竟於日昨告成。其人非他。即趙氏出售之妻而田某之原配張氏也。結婚之夕。夫妻相覩。彼此互訝。略道問詢。乃知今日之新婚。正昔之舊侶。二十年離別。破鏡重圓。作話流傳。實堪比迹于樂昌公主矣。華

祥順魁烟莊之騙案

宣武門內西單牌樓南路東。祥順魁紙烟煤油莊。日昨上午九時。去一買主。年約三旬。形似廚役。身着藍布大褂。青紗小帽。黃臉無鬚。自稱姓柳。在太平湖沈大人宅作事。因辦喜事。令伊購買紙烟。當時買妥砲台二十桶。呂宋烟四匣。其他前門等牌紙烟 共合價洋三十一元七角餘。該人先將錢七角餘付訖 請將該烟暫存。少時再來走取。移時該人手提燒鴨火腿等物。又到祥順魁櫃上云。請派人將所購之烟送往石駙馬大街東口內路北孟記果局。一同付款。該鋪即派夥計馬長和。將其所買之烟及發單等物。送至該果局。適值柳某及該果局少掌櫃孟大雨在鋪中檢查白梨。柳見送烟者來。遂云赶緊回舖再取呂宋烟兩匣。速速送來。一齊付款。馬長和見該人在此買果甚多。料無異外。遂將原烟放下。復回鋪中取烟。再來時而買烟人已蹤跡不見。遂詢問該人何往。詎料屢問不應。遂大聲喧嚷。該果局舖長始由樓上下來。詢問何故。馬長和遂將前後情形告知。該舖長孟榮福始驚詫說道。該人適來本舖。亦云是太平湖沈議員宅之廚工。因主人請客。自備果席。需用白葡萄白梨蘋果大桃各十斤。故上樓爲其去取白葡萄。令少掌櫃在下邊照料。又兼少掌櫃孟大雨是一個啞叭。故將柳某放走。你我一同去找可也。於是孟馬二人同往太平湖一帶訪問。並無沈議員之居址 僅有一家沈姓住戶。亦無廚役。是以二人返回鋪中。詳述情形。此時該舖中情知受騙。遂欲赴內右一區（該舖地界）及內右二區（孟記果局地界）報案。突然電鈴響 有人與該鋪通電。自稱是內右一區警察署。現由警察在石駙馬大街捉獲騙烟人。已經訊明是由你們鋪中所騙。是否眞有其事。該鋪告以確有其事。並歷述騙烟人之相貌情形 及騙物前後之種種手續。該通電人云。不錯正是其人。你們候傳領物吧等語。該舖長候至下午。仍未見有傳票來傳。遂赴該管內右一區派出所報案併將前後情形述明。該派出所巡官陳全山。告以既經內右二區報告破獲。何須再來報案。即請回舖候傳可也。該鋪長歸鋪後。仍不放心。復至內右二區探詢。據云併無破獲此案 亦無與人通報等語。由此遂明通電與騙物者或係一人無疑。又聞該處瑞德棧紙烟莊。日昨亦遭此種騙術。騙去紙烟數桶。是以兩家聯名赴區呈請速爲偵查騙匪云。小許。

南安兵醉鬧下處

前夜十時前門外蓮花河一帶。有安南兵三名。均喝得酒氣醺醺在各下處內亂撞。逢人便是戲弄。並以老拳對待妓女等。嚇得各妓躲避不見。後至南口路東迤和下處。妓女等早已匿藏。無一出見者。安南兵發怒。滿屋亂跳。老鴇王氏恐妓女吃苦。覓換身而出。向安南兵婉言相勸。請其外出。醉兵見是三十許之婦人倒亦風流。立即上前扭住不放。百般戲弄。旋將王氏按倒在地。扯下中衣。強行無理。毛夥上前數說安南兵大怒。扯住毛夥。飽以老拳。王氏嚇得怪聲呼救。其他毛夥急忙跑出。喊來警察上前拉勸。安南兵不依。依然行其殘暴行爲。警察廳喝笛。召來各警察。將其三人推推擁擁。帶回該管外右五區而去。至於如何發落。容訪再誌。日

劇訊

△本星期日華樂白天程艷秋演金鎖記

△碧雲霞現寓上海英租界崇仁里

△開明劇場星期六再演梅蘭芳太眞外傳（像生）

俠義小說

三奇士　二十一

王仲明著

幸災樂禍的。在本城算是有名混混。成天家雙肩荷一隊就指着要人吃飯。並且與沛如最好。二人一聽此事。說好。好個瞎眼的狗男女。安敢欺負咱們弟兄。叫他打聽打聽。你是誰。我是誰。（到底是誰）老兄台。堂堂總督之孫。道台之子。那個不知。那個不曉。不用說他一個梟台的兒子。就是大總統。他也不敢。（是要瘋）走走。抄傢伙。打他個忘八日的。說着說就要走。賈克禮說。別忙別忙。我說老甄。就咱們這兩塊料。就行嗎。曉仁說是呀。依你說怎麼辦哪。克禮說。依我總得多帶些人去。還要請些個能征慣戰的。才好。曉仁說。應當請誰呢。克禮說。這個好辦。咱們到無賴閣。將那些出類拔萃的大偉人。約個三十位。二十位。就可成功。曉仁說好。那麼劉公子總坐一坐。我們去去就來。沛如說。有勞二位了。二人跳跳鑽鑽。出了大門。直奔無賴閣而來。不一時帶了二十餘名。皆都是橫眉厲目。高一頭。矮一膀的。見了沛如。各各抱拳。說劉公子請了。未知呼喚我等。有何事故。老賈說。得啦。諸位不要上謂。簡直的說吧。我們劉公子。是要請你們打架去。衆人說。打架麼。好極啦。（未完）

警世小說

巧連環　二十一

逸廬著

這小說是出在前清宣統末年。那時候的上海沒有像現在那樣繁華。租界的地址也不像現在那麼樣廣。但是那時候的上海却也是中國第一繁華所在。許多富商巨賈和南北往來的闊人。凡在上海居住的。或由上海經過的。差不多都要看看上海的風光景物。所以戲館酒樓都是人滿。每到夕陽初下。娼寮裡也是人多如鯽。生意家家都是很好的。如今的上海。雖然是比從前繁華更有進步。但是經過幾次國變。許多人也有一點外強中乾的地方。別瞧舉目琳瑯的上海。內中空虛的却不在少處了。況且地方越繁華。消費之塲更多。長三的生意。漸漸都被一般什麼碰和臺子私門頭鹹肉莊給奪去了。在阿金當老鴇的時代。正是日中的時候。雖然有花界四大金剛佔領花界之魁首。阿金家的倌人大姐却也稱得起是後起之秀。生意很不壞。所以他一見這可憐女子便用十二分力氣籠絡到手。也可以說他是獨具隻眼的。話說阿金同這女子進清和坊總弄。這女子已經看見兩旁弄裏有許多銅牌子或是花牌子上寫著什麼玉什麼翠的字樣。心裡想。我不久也總要有同樣的牌子出現了。看弄裏各樓上有些鶯燕之聲。這女子也知道是她的同類了。又走幾步到了第三弄。阿金說我們轉灣吧。（未完）

哈哈鏡

投插畫諸君鑒。大作如有投來未刊者。請速補來畫底。已刊未宣者。請速寄下宣佈。至盼。編輯部啟

諧著

豈有此理之日記（續）

馬若愚稿

六月九日禮拜日。早餐畢。余以今日爲友人夏君與陸女士。結婚于銷魂國。溫柔鄉。合歡街。敦倫堂。余以主婚人及證婚人之資格。勉強爲文以祝之。爲詞以頌之。其文曰。『惟乙丑年。乙丑月。乙丑日。乙丑時。太慈生命歡喜佛。謹以生芻一束。致賀于男生曉雲。暨女士秀英之前。（按曉雲秀英作小蚊臭蟲解）而祝之曰。吾聞人言。君于斯時結婚。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果真耶。信也。則吾兄之命。將從此與爾身脫離關係矣。夫日夜辛勤。消耗過甚。而又睢老虎耽耽于側。母夜叉咄咄逼人。苟一日而河東獅吼。則君將金剛努目乎。抑菩薩低眉乎。此吾所以不禁爲君憂。而預賀君之爲五殿閻王所歡迎也。雖然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君今旣成吉席。花開並蒂之枝。作下香與。宗慶弄璋之喜。誠令人妬火中燒。欲哭無淚。未審能分我一鬻乎。嗚呼哀哉。伏維尙饗。』其詞曰。『秦搊雙輝。筵開吉席。新郎新娘。十八八十。一妍一陋相得益彰。新人之貌。誰與頡頏。臉如廟姑。足如蓮瓣。（按蓮瓣譬表示婦人足小風流。據我一看。蓮瓣閒閒。碩大無比。兩相例之。豈不牛頭不對馬嘴乎）腰大十圍。耳帶口瘡。背凸頭禿。眼瞎腳癩。自頭至尾。總算十全。旣取其親。又得其子。妻不離冬。一門雙喜。予乃肅衣。泥首悲傷。神其有靈。來格來享。』（明日續）

諧談

欲強中國須從淘汰人類起

倪文儒稿

中華增况。危速極點。若不從事療治。則前途不堪設想。其療治之法。須先知病源。敝人二十年來。奔走各地。遍訪名醫。幸遇何君。大才不棄。允許爲國診脈。以了沉疴。敝人欣慰之餘。並將前次胡醫生所開之藥方。請何君過目。只見何君。由欣欣然一變而爲疾首蹙額曰。誤己深。余雖爲力矣。敝人心中不覺很然。很而何君又曰。如肯依

我辦理。尚有一綫生機。否則魂魄將亡。大事去矣。遂執筆擬一方案如下。吾國大勢。亡根已深。改建民國。人心更壞。好人什中難選一。壞人什中多至九。法宜呈請玉皇大帝。普降奇災。凡屬壞人。皆施之以火燒水淹房倒疫染之報。逾十年後。壞人完全死盡。國家各事。悉歸好人辦理。則中國立臻富強之境矣。並將應遭天譴之各種壞人類別錄下。禍國殃民之官僚。爭城奪地之軍閥。英敵走狗之國賊。甘心媚外之漢奸。陰險毒辣之小人。口是心非之奴隸。損人利己之老鴇。借刀殺人之小星。見財忘義之圖賓。不甘難活之亡國奴。

小小說

選舉

▲一個糞夫的口述　唐易塵稿

有一天早晨我正在村外檢着糞。覺着有人叫了我好幾聲。喊老劉—喊老劉—。我回過頭來一看不是別人原來是孩子他舅舅張狗子。我便問他道。你上那裡去呀？張狗子說。我就爲找你。我說。你找我作什麽呀？張狗子說。你樂意掙錢不樂意呀？我聽了他的話以爲是與我找了好事不叫我檢糞了。我便回答道。掙錢還有不樂意的嗎！張狗子說。你要樂意。把糞筐寄存起來。同我走一回。

我說了聲是。跟他走了好遠。到了一個大破廟裏。彼時這廟裡早有數百餘人。我看了看。太半都是老鄉王大脚同趙老寔。還有一個鐵胳臂王二虎。在那裡有一羣人。同王二虎又說又笑。又擠鼻。又弄眼。少時有人對大家說都座下都座下—。我聽了命令也找了一塊台階座下了。天氣就在正午的時候。就瞧見有人拿着票子給大家分。即至到了我的跟前一看還是帶字的紙條。並且一連給了我四五十張。我接紙條又有十幾分鐘。張狗子跑過來。拿着筆。把字條都寫了三個字。我只認識頭一個是王字。那兩個字我就不認識了。又待了一回。有人把大家的條又要回去了。就聽大家說散了散了。我出了廟走不遠。張狗子追上我。給了十枚銅元。（完）

淺謎求教

歡天喜地猜插畫（誌目二）

陰曹地府發兵馬（誌目一）

上二則昔仲前三函贈。次二十函內錄名。二日止。請剪下（小小印花貳）附入猜函內。無者無效。函投廊房頭條文盛齋交人見恨無誤。專送不收。

雨　諧韻對　叔謙稿

風對雨。閃對雷。綿綿對霏霏。怒吼對傾盆。霞彩對虹霓。漏房頂。倒竹籬。猿鳴對鹿啼。吹落海棠花。壓死粉茉莉。平地成河可行船。滿壑齊沿道路迷。人馬走時水濺丈高如潑下。車載行上輪旋四周飛沙泥。

公共郵櫃

可崑四妹鑒寄去衣服收到否　景文

錦臣先生鑒請將會址速示知　叔謙

介明兄鑒小說大贈收到特謝　榮齋

宸忠仁兄鑒貴恙全愈否示知　維廉

膠濟路玉華姐丈見報速來信　德山

克明碩卿鑒弟現改名爲菊秦　益庭

常修兄鑒何日返京暇來舍談　少茹

澤民貫之弟鑒請來敝號一敘　鏡泉

插畫宣佈

九月五日第二百三十一號本報之（靖蜓）插畫係（辯）字組成贈首仲十函李進臣劉靜泉松秋館主姚五次郎合猜祝蘭蓀陳仲箎張岷泉王蓉波張芝敬逆塵子劉志桑以上十函贈限五日內奉上次仲芳名錄下胡潔臣古潞拙夫李金德張振鐸合猜張崑山朱乃僉陳海泉王雨田合猜金惕惶（此名過草）蘇芝蒨李仲三馮長泉孫錫齡馮國亮馮國章合猜游建康許竹助趙村叟馬麟章徐梅彭魏志信胡雲鵬合猜蕩生忠興號王鴻書趙連泉丁瑞蘭尚士榮潘仲翔豐台福全館泰辛店亞山侯祝三侯瑞芝合猜子良冠英合猜以上諸君恕不奉贈內有七函未仲有三函付印花者見報速赴投函處取　黃擇甫謝教

滑稽小說

琴樓夢　二

東溪居士著

剛剛在琴客一雙蓮瓣之間。五郎的兩鬢角。剛在兩隻繡鞋幫上磨擦。嚇得琴客退了兩步。一面說快請起來。你這人我在戲臺上常看見。但不知道貴姓。今兒怎的到這裡來。又爲甚行此大禮。五郎跪著哽咽說道。你是天上的神仙。我想你想了大半年。若再想下去。就要想死了。今兒我自已也不知怎樣來的。大約是天可憐我。鬼使神差。叫我來見你的。琴客聽他說話。又是好笑又是可憐。便用手拉他道。快起來罷。別折煞我了。五郎趁勢捻住他的柔荑。慢慢的站起來。這一拉手不大緊。就好像有股電氣。從指尖直貫到心眼兒裏。但覺酥酥的發癢。說不出又難過又好過的光景。此刻琴客一面讓坐。一面叫娘姨泡茶。一面請教尊姓。五郎把履歷略述一徧。琴客連忙改口道。原來是易大人。說到這裡。五郎又恍恍惚惚的。和琴客進了妃色湖縐帳子。這一樁事。是人人可以意會。不必在下言傳的了。停了好一會。兩個人從帳子裏一同出來。五郎此時。那一片美滿的心。和那得意的樣子。真是畫也畫不出來。再看琴客。雲鬢微鬆。兩腮耕紅。對著他嫣然一笑。却又低下頭去。似乎害羞的光景。五郎此時。又憐又愛。又喜又懼。不知怎樣才好。（未完）